

散文·乡村风物

春来草自青

□王 剑

草是村庄的灵魂。春天一回来，小草们就一股脑地醒了。先是星星点点，没几天工夫，就叽叽喳喳地绿成一大片。这时，村子就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人，气色也一天天好起来了。

在我的豫西老家，草的家族非常庞大。这些草，村里的人是这么称呼的：白草、抓地龙、狗蹄芽、羊得叶、马齿苋、马耳朵叶、歪头菜、面条棵、毛妮菜、刺角芽、黄花苗、茅草根、白蒿……这些名字听起来亲切温暖，就像农家一个孩子，头发凌乱，衣服上沾着尘土，在岁月深处呵呵地笑着。

草有草的脾气和个性。有一种草，可称得上草中的第一勇士。它常常蹲在路边，体形若一朵绿色的莲花，叶片微翘，像挺着一柄柄小戟。它的理想和螳螂一样，就是要挡住一辆辆飞驰而来的马车。傲然的车轮从它身上碾过，以为胜利了，但往车前一看，又有一棵扑了上来。这真是一场前仆后继的战斗，永远会有一棵草倔强地挡在车前。这种草就是名震古今的车前子。它在《诗经》里有个很特别的名字——芣苢。“采采芣苢，薄言采之。”不过，诗歌里的车前子太雅了，我们村子里的人喜欢叫它“蛤蟆衣棵”，或者“车轮菜”。

抓地龙是一种很霸气的草，称霸的资本是根系的发达。它的每一条爬出的长蔓都分很多枝节，每节都有须根牢牢抓紧泥土，而且草茎和叶子又很光滑，因此，你很难一下子把它拔出来，就连嘴上功夫了得的牛羊也常常“望草兴叹”。这种抓地功，据说和另一种叫作“葛巴犁”的草在伯仲之间。我们小时候没有玩具，就利用抓地龙和葛巴犁的韧性，把它们做成跳绳或拔河绳。后来读《左传》，当读到“结草报恩”的故事时，我第一感觉就是，那些把秦将杜回绊倒的草，不是抓地龙，就是葛巴犁，它们应该是这个故事的主角。

刺角芽生性泼辣，傲骨嶙峋。它那一片片蓬生着小刺的叶片，尖锐挺直，骨感十足，显出朗朗硬气。不管是牛羊也好，人类也罢，谁靠近它，谁试图侵占它，都会被刺得“吡着牙”，缩回那只贪婪的嘴或手。于是，村子里的人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外号“吡着菜”。没办法，这是它生就的脾气，任谁也改变不了。然而，就是这样的刺头，却侠骨柔肠。当人们在劳动过程中，虚火上升，鼻血如注时，就采几片刺角芽的叶子研成糊状，塞进鼻孔，血马上就止住了。看看，标准的刀子嘴，豆腐心吧！

其实，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草，都有长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。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，在饥饿的年月里，草还是一种天然的食粮呢，能给人的肠胃带来持久的芬芳和温暖。后来，人们把这种能吃的草重新造册，亲切地称之为“野菜”。

有一种野菜叫狗蹄芽，学名叫打碗花。这个草开花早，细秧带有触角，擎几盏淡紫色的小碗在野地里爬行。打碗花的幼苗、叶子都可食用；马齿苋，俗名麻子菜，淡红色的藤，叶片厚实，味酸，是摊煎饼的好原料；面条棵和毛妮菜是乡下姑娘，没见过世面，把身子藏在麦垄里，羞答答地不抬头。你薅下它，它也不拒绝，拿回去放在汤锅，味道很鲜；羊得叶本来是喂羊的，人饥饿时就顾不了羊了，捞回来焯水，凉拌了吃，有一种苦苦的后味；黄花苗，大名叫蒲公英，常用来做汤，味道清苦，能解食毒、散滞气、消恶肿。这些草都是赈灾队伍中的重要成员。

荠菜又叫护生草、地米菜、枕头草或清明草，是草中的狐狸，妖魅多姿，形色多变。若是长在没有太多杂草的地方，它就匍匐在泥土上。假如周围有些浅浅的绿草，荠菜便和周围的草一样，颜色也变成灰绿色，叶子有浅齿，叶表一层细细的茸毛。荠菜是大地赠予人们的厚礼。《诗经·邶风·谷风》中有句：“谁谓荼苦，其甘如荠。宴尔新婚，如兄如弟。”民谣也说：“三月三，荠菜当灵丹。”荠菜采回家后，摘去杂草，滤净尘土，或凉拌，或素炒，或切碎了做饺子馅，皆清脆耐嚼，鲜嫩可口。

其实，茫茫人世，草就是人类的绿颜知己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那些草们常常流着泪，踏着杂乱的步子，来到我们的梦里，让我们摸一摸它们的叶脉，听一听它们的呼吸，闻闻它们的气味。这样，我们无论走到哪里，面对何种境遇，都能始终保有一颗草木之心。

随笔·美景履痕

桃花深处

□陈爱莲

“桃花”应该是一个最有故事的词语了。翻开古诗文，遍地是桃花：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，以桃花之娇艳喻新娘之美貌；“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”则表达了佳人不再的怅惘；黛玉的葬花词悲悲切切，香君的桃花扇铁骨铮铮……桃花，以灿若云霞的容颜照亮了中国的乡村，以绰约的身姿走进了中华厚重的文化里。从此，我们看到一棵盛开的桃花，不仅看到了花，而且读到了诗。

花和诗盛开在同一棵树上，这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美。为了巩固或者是普及这种美，而不吝辛苦地把它表现在形式上，这应是一项伟大而美丽的壮举。在城西的桃林里，枝头桃花连成一片，云蒸霞蔚，美不胜收。忽然，听见一个稚嫩的童音：“竹外桃花三两枝……”扭头一看，一位父亲抱着小女孩，小女孩正在认真地读诗，她的头发正好触到了枝上的花瓣，花瓣飘落，小女孩的妈妈赶紧把这温馨的画面拍了下来。好美的春日赏花图！放眼望去，一望无际的桃林里游人如织，或赏花拍照，或树下小憩，或在小道边吃碗凉粉垫垫底儿。带了孩子的人们会买个糖人，切块豌豆糕，孩子们拿在手里蹦蹦跳跳，笑逐颜开。

桃林掩映的沙河畔，有一个古朴的小村落，因孔子曾在此游历讲学而起名孔沈邓村。飞檐斗拱的孔子学堂，一群孩子在这里书声琅琅：“子曰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……”也许，孩子此时的诵读带有表演性，但经常浸润其中，这些经典文化自然也会深植于骨髓之中。孩子们逐渐长大，即使将来有一天，他们如蒲公英一样打开小伞远离故乡、远离祖国，但我们的经典传统文化就如这十里春风万亩桃花，会在他们心灵深处根深蒂固。

徜徉在村落里，一座座拙朴的茅草亭如蘑菇一般矗立地面，走近看时，这是子夏亭，那是颜回亭、子贡亭……伴随着高山流水的古典音乐，这些圣贤先人衣袂飘飘缓缓而来：“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……”再一次聆听，再一次“三省吾身”，我的心境渐渐归于宁静。

很意外地，在孔沈邓村，我们见到了那些年代久远、逐渐淡出人们生活的一些农耕及日用器具。一架古旧的织布机，轮廓依然清晰，一旁的梭子终于不再穿来穿去，安静地躺着，任由时光在它身上慵懒地逗留。虽长久不用，梭子依旧光滑，闪烁着温润的光。这把梭子，被几代勤俭的女人握过？穿经引纬织出的布匹，变成了多少孩童的身上衣？这把小小的梭子啊，曾经撑起了多少个贫苦的家庭？一个瘦弱的女人，手握一把梭子，“唧唧复唧唧”，日夜不停息，就这样把日子一天天地织下去，织出了一家人的希望和将来。这让我想起我的姥姥，身材瘦小，永远一身灰黑色粗布衣衫。依稀记得，她就坐在这架织机前，弯着腰，三寸小脚踩动踏板，双手飞快穿梭，夜晚灯笼如豆，姥姥的影子在墙上晃来晃去……40年过去了，姥姥的织机不在了，姥姥也不在了，但她辛勤劳作的身影总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。

和织布机摆放在一起的，还有古老的纺车，斑驳的石磨，粗釉的水缸、瓦罐，老旧的风箱……是啊，驴拉的石磨，碾不去岁月的痕迹；织布的梭子，唤不回时光的逆转；辘上的井绳，早已不是生活的枷锁，农耕时代已成为历史，但总让人魂牵梦萦，因为那里有我们孩童时代心酸而又幸福的回忆。孔沈邓村，不愧是最美文化传承村，它帮我们留住了光阴，留住了一份远古的拙朴和宁静，留住了历史。

走出村子，站在沙河大堤上，怒放的油菜花如金线织就的绸缎铺满河坡；远处的桃花如锦似霞，映亮了天空。生活在这样的天地中，夫复何求？愿自己也化作一株桃树，在这十里桃林里，认认真真地开花，踏踏实实地结果，不需要三生三世，一生一世就好。

诗歌·紫陌红尘

有时我面南而坐 满腹忧伤

□李 季

有时我面南而坐，满腹忧伤
凡是南方来的风，南方来的雨
都被我视为故乡的一部分

有时子规低鸣，声声断魂
落寞的夜晚，逃跑的月光，假寐的星星
波动的河水不息地冲刷着经年的石头
生活的真相和假象都是过眼的烟云
而我好似一棵青黄不接的树
已扎根在此不能自拔

有时风和日丽，群鸟乱飞
那些蚂蚁埋头觅食
忙得上气不接下气
可它们从来就没有漂泊之痛
而那些流浪的云，已在途中
断了腿，瘦了腰，碎了心
原谅我曾对命运一无所知
原谅我现在仍对命运所知不多
我似一只羊
时而低头吃草，时而抬头走路

有时我面南而坐，满腹忧伤
南方花开燕来
南方花落燕去
离去多年的爹娘
仿佛还活在南方

孤独

□阁子

春天
许多人打工去了
苇塘村显得过于空旷和孤独

一枝桃花斜出墙外，无人问津
小鸭子的池塘漾起涟漪
一只野白鹤站在水中，亭亭玉立
打猪草的阿婆，一边照看自己的孙子
偶尔有野兔出没
在她的身后，满坡的油菜花此起彼伏
像是赴一场甜蜜的约会

通往庭院的泥路上
野草横行霸道
它不会怜悯忧伤的事物
那些闲置的小楼，很多不冒烟
只剩下骨头



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
“沙澧河”，阅读副刊美文。
本地作者投稿邮箱：
13938039936@139.com
本版投稿联系电话：
13938039936